

刀背藏身

徐皓峰武侠短篇集



刀背藏身

徐皓峰武侠短篇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刀背藏身：徐皓峰武侠短篇集 / 徐皓峰著 . —北京：
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3

ISBN 978-7-02-009839-2

I . ①刀… II . ①徐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91771 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校对 常 虹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6 千字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5.75 插页 9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839-2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65233595

自序

纸上文章贵

—
001

毫端血泪多

标题是赵焕亭诗句，1922年，他将武术改称了武功。原本帝王开疆平乱，方是武功。大家沿用他的概念，忘了他。

他1922年写武侠小说，因总拿不到稿费，1937年前后放弃。他的第一部小说叫《奇侠精忠传》，乾隆、嘉庆年间事，开篇写个大雨天，两名四品武官躲在民宅门檐下，不敲门入户——扰民失身份。

写一人考得了秀才，要承担公益，要损许多“不声不响”的钱——办事的路费杂费都自己掏。文人有地位，到乡里耍蛮犯浑的小吏，见来了秀才，立刻变客气，好言好语地走了。

他是官宦子弟，年幼即随父宦游多省，了解官样民情。我看他的武侠，是看人间厚道。

他因写武侠家无存粮，夫人日忧。他逗夫人说，我们这一批学文的，都去了钱眼里，就剩我一个了，老天不帮我，毛笔会帮我。

他拿出武侠小说初稿。写完还不知什么时候，夫人已忘忧，陪他聊天了。晚于他写武侠的还珠楼主、宫白羽、王度庐，都有这样的夫人——如果是武侠作家的命定福利，要赞老天了。

我童年住的那条京城胡同，仅一户无文化人家，安稳低调。七十年代末，他家儿子娶妻，在胡同空地摆的酒席，客人都是外来人，席间不知何故，突然群起对骂。

这场全无顾忌的粗口，震撼胡同居民，觉得天地将变。民间传统，没文化的人要学文人作派，杜月笙是一例。“谁学谁”的关系逆转，便换了人间。

八十年代初，小学中学里，一个男老师培养学生骨干的模式，是将这个学生带到家里，给半杯啤酒，粗口频发地聊天。学生不反感，反觉亲近，从此合心合德。

港台武侠小说袭来时，有古人细节，似乎是份文明——多数人只是看看其中的色情。那年暑假，有同学给我送来四册武侠小说，要求一日看完，他再转送别的同学。他热衷公益，冒雨而来冒雨而去。

现今的我，到了忘记大多数中小学同学名字的年纪，写着武侠小说。北方理念，刀法是防御技，刀背运用重于刀刃，因为人在刀背后。

武侠小说是一棱刀背，幸好，有此藏身处。

目 录

001

自序

纸上文章贵
毫端血泪多

001

师父

051

国士

089

刀背藏身

131

倭寇的踪迹

177

民国刺客柳白猿

201

柳白猿别传

229

后记一

黎明即起

236

后记二

人民不答应

壹

“比武的秘诀是——头不躲。人的头快不过人的手——”

1933年，天津租界，秋山街洪德里“坚村”咖啡馆，一个鼻青脸肿的青年如是说。

他身后的桌位远远坐有一位日本女人，白底翠花和服，露一截藕白后颈。他叫耿良辰，劳工小贩的短打装束。他的同桌是两位中年人，放在桌面上的手厚过常人，指节处的茧子铜黄，是长年打沙袋、木桩的结果。

他俩穿着长衫，质地上等。天津的武馆受政要富贾支持，拳师的月薪可买百斤牛肉。看得出，他俩忍着厌恶。

“不信？你打我！来！”耿良辰离座，要他俩站起来一个。他俩互看一眼，站起一人，慢打一拳。这是试手，取消了速度力量。

耿良辰登时兴奋，头侧躲，擒住那人手腕一晃，让那人的手打上自己的脸：“看看！腕子细，脖子粗，你说手转得快，还是头转得快？”

那人一脸无聊：“手！”

耿良辰呵呵笑了，父亲激励孩子的笑：“再来！”



那人狠瞪着耿良辰，再次慢打一拳，耿良辰头不躲，出掌贴上那人肋骨，那人拳头在他脸前停下。耿良辰：“头没手快，手比手快。”

那人退后两步，抱拳作礼：“受教了。”眼中厌恶到了极点。

还坐着的一人说话，语调不卑不亢，武馆里总有这种会讲场面话的人才：“半个时辰前，在武馆里，他就败给你了。照武行规矩，对踢场子的人，不论输赢，武馆都要请客，你非要喝咖啡，我们也做到了，为何还要羞辱他？”

耿良辰：“练拳的坐一块儿，不就是聊聊拳么？我没错吧？”

“跟你再比一次！”

两拳师怒不可遏。耿良辰反而坐回椅子，喝尽残咖啡：“我才练了一年拳，头不躲，难免给人打上。这个月比武多了点，门牙给打松了，想再比，您得过十天，容我的牙长牢点。”

“我给你镶金牙！”

一拳师出手，顿时肋下中掌，未及呻吟，瘫死过去。另一拳师忙掀起他上身，用膝盖抵住他脊椎，手抄他下巴将脖子仰起，嘴里进了气，哭出一声，如婴儿之泣。

人醒了，四肢仍废着，要起身还得缓一会儿。柜台内两位侍者，为何日本咖啡馆的侍者总是老人？远处桌位的和服女人已站起，脂粉煞白，几同玩偶。

耿良辰捂着嘴，盯着那拳师的救治手法，呜噜噜搭话：“您这手，绝了！”拳师忙于施救，一时忘了敌我：“这算

什么？练拳的都会。你师父没教你？”

耿良辰摇摇头：“我那师父啊……”拳师眼中恢复了敌意，他没再说下去，捂嘴向门走去。

身后传来一声：“要给你镶金牙么？”

咖啡馆的门上镶着毛玻璃，街面朦胧如梦。耿良辰眼中有一抹恍惚，未答话，推门而出。



“你躺着，怎么给你换床单？起来！”

“你过来，就知道怎么换了。”

“呸！”

逗房东的二女儿有一会儿了，耿良辰躺在床上，捂着嘴。房东有三女，皆浑圆性感，渔民后代的习性，不忌男女调笑，甚至骨子里喜欢。天津本是水城，九河汇拢处。

大女半年前嫁人。耿良辰常跟二女说，他睡过她姐姐。

房东老太太在院子里喊了，催二女上街。耳朵眼胡同的炸糕金黄酥脆，红豆馅嫩如鲜果，是老太太唯一的嗜口。人老，不吃晚饭，怕消化不起，夜里难受。吃年糕在下午三点。

二女：“快别闹了。”

她一步跨到床前，耿良辰挺身跃起。二女本能一竖小臂，护住乳房，撞进耿良辰怀里。耿良辰如受火烫，蹿到门口。占女人便宜，只到此程度。

二女：“快滚吧！”俯身换床单了。

她臀部滚滚，腰部圆圆。听街头的老混混讲，姑娘出嫁后，腰会瘦下来——瞄着她的腰，耿良辰有种奔跑后喝水喝急了的不适感，喝一声：“哪天你嫁人，我就在前一天睡了你！”

她没听见。耿良辰出门了。

他喜欢的不是她。他是个街头租书的。

1922年，以《江湖奇侠传》为启，南方有了武侠小说。1933年，是“北五家”时代，还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已现世三年，风头正劲，除报纸连载外，以小册子方式，写一段售一段。

一册字数少则两万多则六万，押金两角，租一天一分。他也出租“北五家”的白羽、郑证因等人的小说，但主要靠还珠楼主活命。上海一户五口之家，两人打工，一月三十三元可得温饱。在天津，需十四元。他是一人独活，七元足矣。

北马路上的一片五米长墙根，是他的营生地。那是北海楼的西墙根，北海楼是商场，三楼有茶馆。天津水质咸，不能直接饮用，自家烧水煤费高，都是去水铺买水。茶馆提供热水，茶馆是北方人的半个家，老客户刷牙洗脚也在里面。

茶客租了书，拿上茶馆看。还有街头散客，天津人不愿待在家里，喜欢待在街上。书摊家当是一架独轮车，五个小马扎。车上摆书，马扎供人坐看。五个马扎不够，但也不多准备了，人会靠墙站着看。

耿良辰原本是个脚行，帮人搬家运货的，是师父让他干了租书，因为“习武人经不起力气活”，练拳后扛重物，精力奔泻，等于找死。

“我那个师父啊……”去北海楼的路上，耿良辰再次感慨。他拥书七十本，是师父出的钱，可谓恩重如山，他打了八家武馆，有了大人物自然而有的谦逊心理——人活着竟可如此荣耀！但近日有种莫名其妙的预感——师父在盼着他死。

“怎能这么想？这叫忘恩负义，耿良辰，你是个小人！”他抽了自己一记耳光。天津人走在街上，跟在家里一样，不顾忌旁人眼光。他又自抽了一记耳光。

师父是一年前遇上的，农历三月二十三，天后宫庙会。那时，他还做脚行。

脚行设有“站街”一职，监视街面，见有商家自运货物，便呼来附近兄弟扣下，勒索高价运费，遇上伙计多的商家，总是一场群殴。脚行人都出身穷苦，有恶行也有善根，见老人摔伤街头，会帮忙送医；见混混调戏妇女，会阻拦。

庙会上女人多，每年都出事。晚饭时，他听一个站街讲，散庙会的时候，有对夫妇被混混盯上，跟了几条街，因为女的漂亮。要被跟到住址，便会后患无穷。男的露了功夫，

一人打七个混混，都是一下倒一个，快得看不清手法。

天津武馆多，对街头显功夫的高人，天津人不稀罕。他却有了好奇，想看看这女人的漂亮。天津女人时髦，紧追上海，街上漂亮的多了，原该不稀罕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买了盒三炮台香烟，见到站街便递一根，一个个路口串下去，光了半盒烟，找到那对男女家。

三炮台质劣，抽一口皱下眉。这个家，只有一间房，无遮无拦。一道不足膝盖高的荆棘围出个院子，房前一地木屑。有木匠台子，一个未刷漆的柜子立在防雨的油布棚下。

看到了那女人。她站出门槛，把一手瓜子皮扔了，反身回屋。

阳光暴烈，瓜子皮透亮如雪花。女人小脸纤身，脖颈如荷叶秆挺拔。

跨过荆棘，站在院中，他喊：“屋里有人么？”女人走出，一双眼镇住了他。

不是十六七姑娘的明眸，不是青楼女子的媚眼，如远山，淡而确定不移。神差鬼使，他说他是来比武的。

她以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，做出招待亲朋的礼节，从屋里端出个脸盆架，说：“洗把脸，慢慢等。我男人回来，得要一会儿。”

他洗了脸。两个时辰后，她成了他的师娘。

半个时辰后，她男人回来，手里拎着八十只螃蟹。天津河多，螃蟹不值钱，买不起白面的底层人家，螃蟹等同于野菜。

男人洗脸，她去蒸螃蟹了。螃蟹蒸好，他被打倒四十多次，眼皮肿如核桃，流着鼻血。男人停手时，额头淌下大片汗水，有些气喘。

街头总有纠纷，脚行都会打架。他手黑，反应快，逢打群架就兴奋，盯上一个人，追出几条街，也要把人打趴下，被骂作“猪吃食，不撒口”。

没想到，给人耍猴般地打了！他记起所有他不屑的混混手段，撒石灰、插刀子、打弹弓——第一次想弄死一个人。

男人让女人摆桌子，拍拍他肩膀，语带歉意，说去河边买螃蟹，受了湿气，身上不畅快，想出出汗，便多活动了会儿。还赞他骨头架子比例好、两脚天生的灵活。

他憋着一股委屈，随时会像小孩般哭出来，也像小孩般听话。女人递上毛巾，他乖乖洗脸，男人一递上螃蟹，就吃了起来。

他吃了二十只，男人吃了十只，她吃了五十只。

平素吃不上猪肉的人，饭量都大，干活的日子，一个脚行一顿饭能吃两斤米。但吃螃蟹不是嗑瓜子，她未免太能吃了——她的腰不见肥，这是女人有男人的好处。

饭后，男人说：“你这身子骨，不学拳，可惜了。跟我练吧。”他脑子蒙蒙的，当即磕头，叫了师父。

师父叫陈识，师娘叫赵国卉。女人名中有个“国”字，实在是太大了。

北海楼西墙根，摆着他的书摊。坐在马扎上看书的有两个学生、一个前清老秀才。书摊边是个茶汤摊子，一个

清朝的龙嘴大铜壶。耿良辰不在时，茶汤姑娘帮他守书摊。

她比他小五岁，但他总占她便宜。今天让她看摊，是回去午睡。自从牙松了以后，生出老人毛病，白日里常犯困。

她肥腰肥腿，日本玩偶般面色雪白、瞳仁墨黑，见耿良辰过来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齐整的牙。有一点喜欢她吧，喜欢她的牙。牙的质地和牙床的鲜红度，显示出她遗传优良，有一条长长的健康的祖先谱系。

他也是健康的。练拳后，常梦见自己的肋骨，十二根肋骨洁白坚硬，如同象牙。健康是一种磁性，健康的人之间有着特殊的吸力——这是他观察师父师娘得出的结论。

或许，服从于健康，他和茶汤女会吸在一起，结婚生子——唉，跟她过日子，自己会很不耐烦，一定早死。临终前，咬着她的耳朵嘱咐：“我练了一辈子武，有点成就。肋骨拆下来，卖给洋人，就说是象牙。”

他的十二根肋骨，被当作小象的牙，卖了很多钱，她抽鸦片、赌博、养小白脸，仍绰绰有余，但她人老实，只会省吃俭用地活着，成为一个高寿的老太太，一脸慈祥地死去，糟蹋了这笔钱——他无数次重复这个想法，尤其见到她面后，暗中一想，快乐无比。

发觉他一脸坏笑地盯着自己，她会叫：“你怎么啦？”脸蛋显出两簇淡淡的血丝。最新鲜的苹果和最新鲜的桃子，皮上也是这样的血丝。

他走向她，她回去了自己的茶汤摊子。坐在书摊后，有着吃了一顿冷饭冷菜后的沮丧，看着熙攘人群，他告诫自己，振作点，还有许多武馆要踢，你是一个门派的全部

未来。

习武后，师父判断练三年，他可以踢馆。他的天赋比预想高，只用了一年。

天津有武馆十九家，平均一所武馆十来个学员，靠收学费根本无法维持。武馆重要的不是学员，是师父。自民国初年，国民政府提倡武风以来，武术只促成了武侠小说热潮，对大众改变甚微，大众要劳苦过活或吃喝玩乐，没时间练武。

官员和商人给武馆捐款，只为养住有名的师父。名师越出越多，凑成繁荣格局，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拳种纷纷现世，耿良辰的师父便是个小拳种门人。

耿良辰第一次踢馆的前夜，在师父家吃了顿螃蟹。师父说，不与大众发生关系的事，也可以兴盛，比如国画、瓷器，便是富贾高官玩出来的。武术现今的处境等于国画、瓷器，但武术不是实物，进不了“奇货可居”的金钱游戏。政治需求改变后，武术的兴盛便会断亡。

漫长的清朝，民间是禁武的。眼前的畸形繁荣，恰是小拳种出头之日，机不可失——耿良辰质疑，既然断亡是必然，赶在断亡前出名，有何意义？

师父：“籍籍无名，愧对祖师。你现在不懂，但等我死了，只剩你了，就会明白这个‘愧’字有多难受。”

师父的神色，有着长远谋划者的酸楚与壮志，征服了他。

武术跟科技一样，是时代秀。明知南北都一样，开武馆收不到学员，北方官员仍组织“七虎下江南”、“九龙降

羊城”的活动，让北方拳师联合南下授徒，做半月游或一月游，大造舆论。

虚名的意义何在？提倡武风已有二十年，一个持续的事物，不论虚实，总会有人不断投入。师父练的是咏春拳，限于广东福建，习者寥寥。师父以个人的方式，北上了。

天津是武馆最多的城市，赢了这里，便有一世之名。他渐渐体会出师父的思路：以木匠身份入津，为摸清众武馆底细，选一个天津本地人做徒弟，可免去“南拳打北拳”的地域敏感。

只是不知师父的下一步。天津武馆十九家，踢多少方止？扬名以后，如何收场？应该不会是“扬名、开馆”这么简单，太顺理成章的事情总有危险。

街面上过去一队运货的脚行，他们中有旧日兄弟，都没理耿良辰。摆书的独轮车，是脚行工具。脚行的老大叫“本屋”，脚行是一天一结账，但跟本屋有口头契约，一千三年或五年，退行要赔款——耿良辰没跟师父说，自己交了这笔钱，交了又心疼，那是卖了多年力气攒的，用的独轮车便没还给脚行。

独轮车不值钱，本屋没追要，但行有行规，脚行兄弟从此不理他。

踢到第五家武馆，很想花钱请脚行兄弟喝酒。不为炫耀，源于恐慌。他愿意花光所有的钱，但知道他们不会来。

望着远去的脚行兄弟，他抽了独轮车一巴掌，如一记耳光。树木山石都挡不住天敌，野外物种最大的保护，是